

不愿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鞑靼人

60年前被苏联屠杀三成



1944年，苏联政府以通敌为名，对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放逐，丧生者数以万计。当年被流放者及其后代由此形成的心结，至今影响着克里米亚地区的局势。

针对整个族群的清算

在已公开出版的苏联档案中，不难找到有约瑟夫·斯大林签名的一叠国防委员会命令。其中，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令写道：“在卫国战争中，很多鞑靼人背叛了祖国，抛弃捍卫克里米亚的红军部队，站到了敌人一边。加入德国的志愿部队与红军作战。德国占领克里米亚期间，一些鞑靼人对苏共党员进行了报复，并且帮助德国屠杀苏联人民。”有鉴于此，苏联政府决定，鞑靼人无权继续在克里米亚生活，他们将被永久性迁往乌兹别克斯坦。”

当时，德军占领高加索地区时，曾向当地非俄罗斯族群承诺，可以帮助他们

获得独立，这些少数民族对德国人产生了同情。

事实上，至少2.5万名克里米亚的男性鞑靼人加入了苏联红军，与法西斯殊死搏斗，其中一些甚至获得了勋章。战争结束后，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人却发现，他们被解除了武器，无缘回到故乡，而是直接被遣返回乌兹别克斯坦的安置点定居。

通常，被驱逐的族群只有很短的时间整理几件随身物品，就要踏上流放的漫漫之路。首先由特勤部门出面，用卡车将他们载往火车站，而后塞入原本用来运输牲畜的货箱中，每个货箱平均挤着50人，很多家庭在此过程中失散了。

途中数十万人死于流放

简陋的车厢和糟糕的卫生环境、极度匮乏的水和饮食，让颠簸数月的迁徙者健康状况直线下降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开始蔓延。在长达三周的旅行中，很多鞑靼人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官方记录中，出发时和到达时的人数相差了6000名。

春季恰逢疟疾肆虐，而苏联没有足够的药物来治疗如此恶疾。加之鞑靼人的免疫力在长途迁徙的劳顿和饥饿中大打折扣，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头一年，又有大量被流放者死亡。

有统计指出，仅在1944年到1948年，被放逐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有29.6%死亡，多数是饱受折磨后方才撒手人寰。

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在其他遭遇强制迁徙的族群中。“俄罗斯之声”网站称，40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死于流放途中。

今年82岁的老汉Ziyatdin和家人告别故乡时只是个12岁的男孩。他记得，乘火车的那三个星期，每隔几天，车门就会打开，“靠站时，他们就将死者的尸体这样丢出去。”

即便旅行告一段落，噩梦也不会轻易过去。“当我们到达那里，(发现)没有足够的吃的。很多人死了，因为寒冷、饥饿或疾病。”按照苏联官方记录，这些新移民每人每天只能拿到340克食物。Ziyatdin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(NPR)回忆，“我全家20人，就4个活了下来。”

有些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鞑靼人表示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政府确实给了他们建房用的土地，随后的20年里却一直没有配备基础设施；聚居区没有公路，更没有自来水。

70年未解的心结

定居乌兹别克斯坦的鞑靼人集中生活在独立的居民点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如建筑、采矿、农作物种植等。他们还要遵守一系列特殊规定，在没有得到当地内卫部队官员同意的情况下，不得离开安居点，也就无法和多数苏联民众享受同等权利。更有甚者，鞑靼人还得像二战时期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一样，随身携带标有种族和身份的文件，以备检查。

斯大林去世后，苏联政府废除了对鞑

靼人的特殊限制；1967年9月，针对这个民族的叛国罪指控被撤销；不过，直到1987年以后，鞑靼人才能自由地生活在克里米亚，而不必担心被遣返回乌兹别克斯坦。

时过境迁，到21世纪初，半数以上的鞑靼人已回归故土，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，矢志不渝地通过和平抗议，争取政治、经济和市民权利。根据乌克兰2001年的人口统计，鞑靼人占克里米亚总人口的12.1%。

如今生活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中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友在当年的大流放中丧生。他们由此成为克里米亚地区反俄力量的中坚。

然而，偏向乌克兰的鞑靼人与基辅当局也存在矛盾，当地自治政府的议员Egizov告诉NPR，“乌克兰政府认为我们是少数民族。我们不是少数民族，鞑靼人是土著，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人。”随父母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归时，Egizov只是个稚童，而此类想法在年轻的鞑靼人中相当普遍。他们希望在克里米亚全面复兴鞑靼文化，包括将鞑靼语作为官方语言。

2月26日，克里米亚议会武装人员占领前，鞑靼人汇聚成比亲俄派更壮观的抗议团体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称，无论鞑靼人与乌克兰有怎样的分歧，如果在被乌克兰人统治和被俄罗斯控制之间二选一，历史的伤痛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。这正是鞑靼人的复仇。

中青在线 2014.3.18 文 / 张慧

尘封的克里米亚战争

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第一波——“煤与铁的革命”，法国迅速跟上，西欧各国纷纷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。

同样在这40年，沙俄仍固步自封于封建的农奴制经济，工业的基本形式是手工工场。1830年沙俄人均收入为英国的一半，30年后只及英国的三分之一。

问题在于，沙俄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相对实力在剧烈衰落，自恃强大，一心扩张。1853年，俄挑起第九次俄土战争，在锡诺普港彻底摧毁了更弱的土耳其舰队。

为了阻遏沙俄，1854年3月，英法对俄宣战，同年秋在克里米亚登陆。某种程

度上，克里米亚战争对沙俄的意义有类似于甲午战争之于满清王朝，用保罗·肯尼迪的话说，它“证明了俄国的落后十分惊人”。俄军使用木制帆船，而英法是蒸汽炮艇；俄军的老式燧发步枪射程仅200码，英法联军的来复枪却可以射到1000码；英法联军从本国经海路到克里米亚只需三周，而莫斯科以南没有铁路，俄军靠两条腿走路，有时需要三个月。

实力之所在，即胜利之所在。沙俄最终战败，同意不再在黑海沿岸设军事基地，失去对黑海的控制权。

克里米亚战争不仅是沙皇俄国由盛

转衰的一道历史分水岭，也被后人视为“第一次现代化战争”。除了诸多新式武器的首次使用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场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战争、第一场由报纸记者进行文字和摄影报道的战争，它甚至直接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张实时气象图和1863年欧洲每日天气预报的问世。

在医学护理史上，克里米亚战争也意义非凡。战争爆发后，南丁格尔带领38名志愿护士奔赴克里米亚，差点病死在那里。3年间，她每晚手提油灯巡视病房，伤兵们甚至俯下身去亲吻她的影子。

但克里米亚战争最残酷的“现代性”，在于死亡的规模：英军约2.2万人，法军约9.5万人，俄军约48万人！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2014.3.14 文 / 徐剑梅

弃婴岛八百年

顾惜妇女自尊 呵护弃婴生命

弃婴岛消失了一个世纪

弃婴轮盘在1880年后逐渐消失，但弃婴问题在世界各国仍普遍存在，弃婴的生命常常得不到保障。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，欧美国家一直在弃婴问题的立法、设施建设、流程管理等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。

弃婴岛重新出现在欧洲

由于屡屡出现弃婴被丢弃在严寒的场所被冻死等情况，促使弃婴岛再次大



今天仍保留在梵蒂冈圣灵医院至19世纪才停用的弃婴轮盘

量出现。1996年，匈牙利率先设置了弃婴岛，并为此修改了法律，使之成为弃婴的唯一合法场所。此后，欧洲各国相继设立弃婴岛。

弃婴岛，目前德国最多

随后，德国、比利时、瑞士、荷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梵蒂冈、



意大利佛罗伦萨于1445年建成的孤儿院，至今仍保存着弃婴轮盘(1875年关闭)。其碑文写道：“四个世纪，弃婴轮盘对惨遭苦难和耻辱者，爱心之门永不关闭。”

弃婴岛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事物，弃婴岛可谓历史悠久。算起来，她从中世纪的罗马城出现至今，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当初，教皇诺森三世开始设立“弃婴轮盘”的时候，目的就是让遭受苦难和耻辱的母亲，用隐秘安全的方式放弃自己的孩子。

十九世纪末，弃婴岛被认为“不适合现代观念”，曾消失了一个多世纪。1996年，她开始再次普遍出现，依然是为了救助生命。

1198年，世界首个弃婴岛

1198年，在罗马，根据教皇诺森三世的指示，世界上第一个弃婴岛设立，当时叫“弃婴轮盘”。弃婴轮盘设在建筑物外墙，内设可容纳婴儿的圆柱箱子，将弃婴放入其中，旋转圆柱箱子送进教堂，然后用旁边的铃铛通知教堂收养。

中世纪后期，欧洲很普遍

中世纪后期，弃婴轮盘在欧洲很普遍，甚至在1825年传播到南美的巴西。当时，教会认为设置弃婴轮盘，可让母亲以隐秘安全的方式放弃自己的婴儿，而不是以虐杀的方式。

德国曾因弃婴太多关闭

1709年，在德国汉堡，一名商人在孤儿院设置了弃婴旋转抽屉。由于弃婴太多，令孤儿院在财务上难以承受，故五年之后，即1714年，这个弃婴旋转抽屉便停止了使用。

俄罗斯、立陶宛、加拿大等欧美国家相继设置了弃婴岛。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数据，从2000年至2012年，德国共设立了99个弃婴保护舱。其体系完整，设备先进，母亲一旦反悔，还可在八周内接回弃婴。

美国，无形的“弃婴岛”

在美国，并没有设置形式上的弃婴岛，但通过立法引导“安全弃婴”。1999年9月1日，德州实行“避风港法案”，允许父母依法以匿名方式、在安全的地方放弃刚出生的婴儿(72小时内)，比如警察局、医院、救援队、消防局等地。随后有47个州跟进实行。

《羊城晚报》2014.3.20 文 / 林一■



2013年11月13日，捷克布拉格设置的二代弃婴岛。